

GEORGE R.R.  
MARTIN

【美】乔治·R.R.马丁  
加德纳·多佐伊斯 / 编  
屈 畅等 / 译

# 危险的女人

【下】



梅琳达·斯诺德格拉斯 Melinda Snodgrass  
卡罗琳·斯佩克特 Caroline Spector  
萨缪尔·赛克斯 Sam Sykes  
劳伦斯·布洛克 Lawrence Block  
乔·阿克罗比 Joe Abercrombie  
梅根·阿尔伯特 Megan Abbott  
S.M.斯特灵 S.M. Stirling  
吉姆·布契 Jim Butcher  
南希·卡瑞斯 Nancy Kress  
乔·R.兰斯代尔 Joe R. Lansdale  
乔治·R.R.马丁 George R.R. Martin

*Dangerous  
Wo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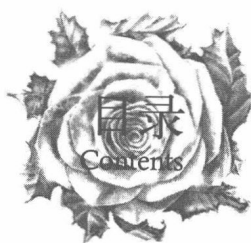
dangerous  
women

的危  
女险  
人



【美】乔治·R.R.马丁 加德纳·多佐伊斯 编  
屈畅 等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双手不在彼处·····	梅琳达·斯诺德格拉斯著	徐娅群译【1】
母亲对我撒的谎·····	卡罗琳·斯佩克特著	刘昉译【20】
谁为野兽·····	萨缪尔·赛克斯著	余缪译【35】
我知道怎么选对人·····	劳伦斯·布洛克著	陈菁译【69】
亡命之徒·····	乔·阿克罗比著	陈菁译【79】
要么是我心碎了·····	梅根·阿尔伯特著	陈菁译【85】
宣罪·····	S.M. 斯特灵著	钱仪雯译【106】
重磅炸弹·····	吉姆·布契著	周小舟译【127】
迎风展翅，缓慢舒展·····	南希·卡瑞斯著	钱仪雯译【135】
最终的格斗·····	乔·R. 兰斯代尔著	周小舟译【190】
公主与王后·····	乔治·R.R. 马丁著	屈畅译【357】

## 梅琳达·斯诺德格拉斯

梅琳达的作品种类繁多,横跨各类媒体,她为《再现犯罪人》和《星际迷航:下一代》等连续剧写过剧本(她同时还为后者做了好几年的故事编辑),写有数部知名的科幻小说并且还是长演不衰的连续剧《都市保险调查员》的联合创作人。她所撰写的小说包括《回路》《断路开关》《理性边缘》《神符长矛》(与维克多·米兰合著)《高风险》《圣达菲》《皇后开局》。她最近撰写的小说有《理性边缘》的续集《毁灭边缘》。梅琳达的影视小说包括根据《都市保险调查员》撰写的《双层接龙》和根据《星际迷航》撰写的《歌手们的眼泪》。同时,她还是选集《超凡矩阵》的编剧。梅琳达目前居住在新墨西哥州。

在下面这个故事中,梅琳达将把我们带到一个遥远的星球,那是一个夜间飞船呼啸而过、城市街道挤满熙熙攘攘的外星人与地球人的社会,有一些发生在其中的故事将以倒叙的方式缓缓呈现在你面前。

## 双手不在彼处

当人类酒保在按单调酒时，玻璃相碰发出了单调而不和谐的声音。一位裸背上长着海藻般红色鬃毛的哈金女服务员正用优雅的蹄子在酒吧里送着饮料。不少常客影影绰绰地挤在这间昏暗的低级酒吧里，小心翼翼地与别人相隔而坐。没有人在交谈。代替谈话的是评论员的声音，酒吧上方的屏幕墙中正在播放着足球比赛，但也只听得到含混的咕哝声，因为音量被调得很低。洒出的啤酒味、令人作呕的厨房油腻味和烟雾混作一堆，不过这些味道还有烟草的味道都没能压过绝望的气息以及暗潮涌动的愤怒。

这个潮湿的洞穴正合特雷西·贝尔曼纳少尉此刻的心情。他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离宇航中心很远，他不想遇到任何同船的伙伴。他原本应该开心才对。上个月才从太阳联盟军事学院毕业的他已经接受指派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可问题是，他的同学已经以新晋第一副手的身份出现，这对靠着奖学金才念上军校的出身贫寒的裁缝之子来说是不可能的事。

当他拿到自己的勋章后，低头望着那上面的星星和单杠，意识到自己要比那些贵族出身的同班同学低了一档，即便他的学习成绩更好，在飞行中的表现也与他们旗鼓相当——除了默西迪丝，她在高速推进时反应和承受能力让他们相形见绌。当他找高地指挥官海军中将谢尔盖·阿灵顿·瓦斯奎兹·马尔可夫讨个说法时，那个高个子男人随随便便给出了解释，完全都没意识到这有多无礼。

“贝尔曼纳，你肯定能理解，由你来指挥你那些同班同学，尤其是默西迪丝公主，该有多不合适呀。为了避免尴尬，你还是不要当主指挥的好。”

特雷西给那些包括帝王女儿在内的高贵出身的混蛋们下命令会带来尴尬，这样的暗示惹恼了脾气火爆的他。“我相信如果这些蠢货中的哪个人弄沉了飞船的话，我在临死前会感到无比欣慰。”这些话他当然没说出口。这些轻率的话就在他嘴边，但受了四年行为准则和命令的约束，他吞下了那些愤怒的反驳之词。特雷西敬了礼后简洁地说了一句：“是，长官。”至少他没有对马尔可夫的无礼表示感谢。

事后，他奇怪自己为什么没说出那些话呢。是懦弱吗？他真的害怕财富五百强吗？这真是个可怕的念头，因为这表示他的确心知肚明自己的地位。如果要对自己坦白的话，他没有去出席毕业舞会的原因正是出于这一点。他知道默西迪丝公主身边那些翘首以盼的淑女们没有一个会接受以他为伴的。他所处的社会阶层让他一个女人也带不走。而默西迪丝是帝王的女儿，没人会知道他们俩之间的事，那就是特雷西爱着她，而她也爱特雷西。

所以他没有去参加舞会，他站在中环的水晶桥上凝视着默西迪丝，没穿制服的她身穿一袭金红色长裙，手挽着阿基斯谢尔斯骑士、阿根廷爵士郝诺瑞斯·辛克莱尔·库伦走进了舞厅，这个平时被大家称作波哈的家伙是特雷西的克星和对手。原本站在默西迪丝身边的人应该是特雷西才对。可这却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事。

特雷西一口饮尽杯中的威士忌。这酒很廉价，顺喉而下时烧痛了他的喉咙，然后像是燃烧的煤炭一样停在了他的腹内。不像其他孤僻寡言的常客，特雷西选择了坐在吧台边。酒保是个大个子男人，围裙上的条纹不怎么耐脏，他朝着特雷西的空杯子点了点头。

“再来一杯？”

“当然，为什么他妈的不呢？”

“你还真是被打击得不轻啊，孩子。”特雷西抬起头，惊讶于男人那双棕色眼睛中散发出的仁慈。“你找得到回飞船的路吗？”威士忌汨汨地流进玻璃杯中。

“找不到可能更好。”

酒保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块抹布擦起了钢面的吧台。“你不会这么做的。联盟会吊死逃兵。”

特雷西一口干光了酒，只觉得一阵反胃。他摇了摇头。“才不会呢。他们才不会找我呢。一个大麻烦被无声地扫到了毯子下面，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听着，孩子，你有麻烦。我看得出来。”

“哇哦，你总是能这么观察入微吗？”

“切换一下态度。”对方说这些话时态度相当委婉并带着淡淡的笑意，“你看，如果你想对银河的状态和自己的位置有更好的了解，你应该和那个家伙聊聊。虽然他说的可能都只是胡扯，但洛汗那个故事真是不错。”

特雷西顺着酒保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中等身材、大腹便便的男人正坐在角落的桌子边，手中握了一只空酒杯。他深色的头发已经有些斑白，前额因为发际线的后移而显得相当大。酒保移到了吧台远端并开始往哈金招待盘子里的空杯中倒酒。特雷西望着那个萎靡的男人，一时兴起之下拿起酒杯朝那张桌子走了过去。

伸出拇指朝后面酒保的方向晃了晃，特雷西开口道：“他说你有个好故事，听了可以改变我所有的观点。”特雷西踢出一把椅子并坐了下来。他心中多少期盼着这个男人会表示反对然后再和自己干上一架。他现在特别想打人，反正这是在瓦苏又不是在高地，只是干一架并不会演变成一场愚蠢的决斗。特雷西摸了摸自己左边太阳穴处的那道伤疤，这全拜波哈所赐。但特雷西观察一番后，得出那个男人并不是那种会挑起争斗的人。他身上脂肪比肌肉多，脸上还挂着又暗又松的眼袋。

“罗兰不相信我说的，”洛汗说，“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在酒精作用下，他的语句含糊不清，但特雷西可以听出他的口音是财富五百强才会有的贵族口音。天知道他听这个可听了足足有四年之久，甚至担心自己已经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开始在模仿了。

“好吧，别让我猜了。真相到底是什么？”

男人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如果能喝点什么润润喉的话，我也许能把故事讲得更流畅。”他说道。

“好吧，没问题。”特雷西去吧台拿了一瓶波本威士忌回来。他将瓶子重重放在两人之间。“给你。你的故事我已经付钱了。快说吧，也好让我开开眼。”

洛汗挺了挺身，但当他开始摇晃椅子时这个动作的气场一下子就弱了下来。他用胖手抓住桌边来稳定重心。“我可比看上去要更有来头。”

“好吧。”特雷西开口道。

洛汗夸张地看了看四周。“我得小心才是。如果他们知道我正在聊……”

“会怎么样？”

洛汗伸出一根手指在颈间横划了一下，然后横倚在桌子上。他的呼吸中混有令人反感的酒气和口臭。“我要告诉你的这个故事足以动摇联盟的根基。”

这个醉鬼给自己倒了杯酒，飞快地喝下后又接着说起来。“但它就是发生了，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真事。用心听好了，年轻人。”洛汗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并将特雷西的酒杯加满，他敬了特雷西一下，这一次没有一口闷，只是轻啜了一口。洛汗叹了口气，注意力似乎从这位年轻的官员身上移了开来。

“这一切还要从我副手准备的那个单身派对说起……”

如果有什么脱衣舞俱乐部可以被认为是秀色可餐的话，洛汗承认



眼前这家便符合这一条件。他在这方面并不是什么专家。这是他第一次来这种人类女性卖弄姿色，足以引发教堂愤怒的地方。那他又为什么要答应来参加这个同事为科努兹即将到来的婚礼而准备的单身派对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太太最新的爱人和我女儿一般大，单这一个理由便足够了。所以，他现身科斯莫斯俱乐部是因为什么？报复吗？不过朱莉安娜有可能会发现吗？可能性微乎其微。那她又会在乎吗？这种可能就更为渺茫了。

当胸臀系着珠宝、近乎全裸的女招待出现在附近时，洛汗的脸红了起来，女招待以交际花般娴熟优雅的手法取走他们的大衣并将他们引到餐厅领班那里，领班是个留着山羊胡、黑瞳熠熠有神的帅气男人，他面带微笑领着他们这群人穿过两扇高高的大门来到了俱乐部。主室的灯光暗了不少，不过在隐蔽处的聚光灯则将一个个缓慢旋转的平台照得灯火通明，平台上站着美丽的裸体女人。这些平台建得就像是旋转的银河，人造钻石汇聚成星星。洛汗凝视着女孩浑圆的臀部，好奇它们在平台上坐上一晚之后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平台之间是用清澈的玻璃做成的舞台。一个水晶柱体凸了出来，极具侵略性地竖在舞台中间。

那些穿绳系珠宝的女招待在桌与桌之间穿梭着为客人端水送食。

洛汗看到从身边经过的侍卫手中托盘里放有装饰着酸樱桃的贝瑞馅饼，厨房飘出的香味和城里他吃过的那些顶尖餐厅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的肚子开始饿得咕咕叫唤起来。这个绝对高级的地方的确很讨富有的、出身高贵的财富五百强成员的喜欢。另外还有一个反常的现象让洛汗感到惊讶。那就是这里没有出现过外星人。服务人员全部都是人类，这还真是昂贵的做派。洛汗猜在厨房里哈金人和伊桑由人正在干着洗碗工的活，但呈现在掏钱客人面前的形象却是积极的人类。

约翰·藤崎在舞台边预留了一个圆形的小隔间。预料中的香槟和放满了冰块的香槟桶已经摆在了隔间里。客人们享受着派对，餐厅领班谨慎地打开香槟后，斟满了所有的酒杯。隔间内的座椅靠垫非常奢

华,而且由神经传导纤维制成,在感觉到洛汗腰部僵硬之后,靠垫开始为他按摩。浮动的全息桌上显示着壮观的不断变化的天文现象,一颗膨胀的超新星看起来要将酒杯吞噬。洛汗瞪大双眼,如痴如醉。

约翰·藤崎,这次寻欢活动的发起人,靠近洛汗后低声道:“长官,你脸红了。”说话时他语含笑意。

“我不太习惯看到这么多……女人……露肉。”洛汗小声回他。

“原谅我这么说,可你真该多出来走走。”约翰说完便转身去回应别人了。

洛汗望着杯中泛起的泡沫,怀疑自己那位年轻的副官要是知道自己这个长官常常在小马镇那些低级场所做的事情会怎么想,那些场所是专门用来迎合喜欢外星人和外来物种的人类的。他妻子对他的不忠所带来的打击令他陷入一种虚伪的愤怒。他退回到古老的防御中:男人嫖娼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没哪个女人应该让鹊占凤巢。这借口还真的是挺空洞的。

约翰用一把汤匙敲了敲杯子。年轻男士们全都安静了下来,藤崎站起身来。“好,我有话要对克努兹说。我们这些一直害怕结婚的人觉得他这是疯了,不过我们至少在今晚会抛开这一忧虑而把精力集中在对他的惩罚上。来,让我们为克努兹最后的自由之夜干一杯,希望夜晚能令他终生难忘。”约翰高呼道。

桌子周围欢呼声此起彼伏,酒杯相碰后被一饮而尽又再次斟满。克努兹虽在微笑,但眼里却藏有一丝担忧,他将一只手扣在酒杯上。“伙计们,淡定一点。我明天还得以好的精神面貌出现才行。”

“克努兹,你别担心,”弗朗茨道,“有我们陪着你呢。”

“那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一位女招待取走了他们的晚餐订单。大家仍在尽兴地喝着酒。洛汗发现自己正在考虑着华苏恒星系统的通胀数据。

思考中的他将手中的香槟换成了波本。现场乐队开始进行演奏,

一个接一个穿着各种各样创意服饰的女孩出现在台上。女孩们伴着跳动的旋律脱下了身上的创意服饰，她们全都非常的……洛汗想了半天，想到了“灵活”这个词。现在所有的桌子几乎都挤满了，在这场男性派对中，男人们一个个脸上闪动着汗珠，衣服和衣带都解了开来，大衣也都脱了下来。女孩们坐在男人膝盖上，指尖穿过他们的头发。观众们谈话时发出的轰鸣声原始而低沉。

五个女孩在舞台上五重唱《空间通信进行曲》这首老歌，当中穿插着一些有趣的新旋律。洛汗跟着轻快的音乐哼唱，不过那些女孩找不着调的歌声很让人扫兴。她们唱慢了。洛汗用力地挥手指挥起来，然后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了自己手肘。藤崎哇的一声叫了起来，他裤子前面湿了一大片。

“他喝多了。”洛汗隐约听到有人在说。

“那又怎么样？我们都喝多了。”弗朗茨回道。

“没错，可他是总理，要是……”新来的副手布莱特开口道。

“放松点。他们会定期打扫的，”约翰回答道。

“是的，放松点，布莱特。我们玩得正开心呢。我正在兴头上。我在……正在……兴头上呢。”洛汗叫道。

五个女孩依次走下舞台，她们娇俏的臀部挑逗地扭动着。“她们要去哪里？”洛汗问道，“这些可爱的女孩这是要去哪里？”他再次问道，胸口因为悲伤而感觉紧紧的。

“当别人的小主妇去了。”弗朗茨道。

“这也太浪费了，”洛汗吼道，“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女孩在不断变成主妇。这可是一桩丑闻。我们需要展开调查……”

鼓声打断了他含糊的言语。俱乐部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一束聚光突然打在舞台上。在锥形的光照中跃出一个女孩。她似乎在飞，在高空做着一字飞腿，身后长长的斗篷更平添了一分飞天的效果。音乐变得原始而急促。她站在舞台正前方，脸上戴着精心制作的面具和

头饰。唯一能看到的只有那个不自然的尖下巴以及闪闪发亮的双眼。她用闪着光的长爪抓住斗篷边，拉下斗篷后露出精心设计的服装来，穿得远比平时的脱衣舞娘要多。洛汗好奇那些爪子是不是缝在手套上的？

她开始跳起舞来。没有旋转个不停也没有暗示性的动作。她跳舞的姿态优雅得让人无法呼吸，双臂交织出图案，二极管在周围的空气中留下彩色的条纹来。她开始轻褪罗衫。每脱一件衣服人群中就爆发出高呼。她滑到了舞台地板上，漂亮的红白色长尾巴在她周围像蛇一般舞动着。高呼变成了吼叫。

女孩朝着那些流着汗的仰慕者们舞去。无数的手伸向她，就好像盲眼的婴儿在寻找乳头一样，但她一直闪避着观众们，除非那些伸出的手中有赏钱。她会让那些人把赏钱插入她腰上系着的低腰带上。洛汗直直地坐在那里，手指紧握着桌子的边缘，希望她能摘下面具。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她向他们这一桌走来。年轻的男人们倚着桌子，她身上戳出来的赏钱就像是一些商业广告中出现的性暗示。洛汗一动不动。他就这样望着她又脱下了一件衣服，露出遮盖着侧腰和肚子的红色毛皮以及像矛一样插在胸间的玫瑰。观众中传出喘气声来。

约翰向后倒去，抵住椅背。“真是惹火啊！”他喘着气道。

音乐的节奏加快了。舞娘长长的爪子上火花飞溅，珠宝和面具以及头饰上的铃铛融汇成让人极度兴奋的响声。她旋转着，速度越来越快，然后一个大飞越回到了舞台正中。双腿大张的她双手抱胸，再慢慢上移，环着颈项，然后解开了面具和头饰并将它们扔向一边。她是个外星人，虽然长相很常见。洛汗贪婪地望着来自外星的她。

她小巧的翘鼻鼻孔微张，耳朵竖起，根部乳红色的卷毛打着自然的卷。她的眼睛是翡翠绿的猫眼。

“是个外星人。”布莱特的声音中混合着厌恶与欲望。

一片漆黑。

当灯再次亮起时，舞台上一片空白。桌边洋溢起兴奋的谈话来。

“整形手术？”

“不是。肯定是个卡拉混血儿。”

“我以为我们已经把它们给杀光了。”

“该杀光的，太恶心了。”

“嘿，关上灯，闭上眼都一样，把那些毛想成奇特的内衣就好。”约翰笑道。

对洛汗而言，房间似乎变得模糊而飘忽。他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隔间。

“长官？”

“你还好吗？”

“你去哪儿？”

他没有回答。



“等一下，”特雷西开口道，“一个卡拉人和人类的混血儿？才没这种事呢。首先这不合法。”年轻的官员指向哈金女招待。“其次，就算我们的家伙管用，也不可能孕育出下一代。”

洛汗对他挥了挥手指以示提醒。“哎，别忘了卡拉人在遗传学方面是大师。在人类出现前，卡拉人就已经和所有它们所知的外星种族混合了基因。它们很渴望能和我们混合，再说也很难相信联盟认真地执行了外星人和地球人相互混合的禁令。”

特雷西轻啜了一口酒。就他研究所知，卡拉人的身体没有固定特征，随遇而安。它们按兴趣改变性别。几千年来，它们收获、混合并操控所遇到的所有种族的遗传物质。这很容易做到，因为卡拉人在航行于星系间的巨大贸易船上或是在那些船只供给的商店中度过一生。对

卡拉人来说,最大的犯罪就是同一性。它们相信多样性是生存和进步的关键所在。这种想法令人类感到震惊,然后便开始坚持人类所谓的“纯洁性”。由于担心卡拉人会找到对基本人类基因组织进行侵袭的途径,大多数的基因研究和基因操控就此依法取缔。特雷西对洛汗尽数以上的想法。

对方摇了摇头。“是的,不过这并没有令卡拉人气馁。它们找到了志愿者,仇视联盟且心怀不满的人类,利用这些人,它们产出了数千个混血儿。”洛汗端起酒杯后不断举高。杯子两端的圆环不断压缩后形成了同心圆。

“那它们为什么要让这个女孩看上去这么特别?”特雷西问道,“它们可以让后代看上去像任何东西。甚至完全像个人类。”

洛汗抬起双眼。“这是它们失算的地方。它们原本是应该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最后却试图通过修改基因来制造出能吸引人类的孩子。至少是它们以为能够吸引人的孩子。它们注意到我们喜欢猫。因此便有了萨米。”洛汗重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后,大大地喝了一口,“它们始料未及的是,这反而让这些孩子更为吓人。”

“可萨米不是并没有……让你感到厌恶吗?”

“萨玛瑞莎,她的全名叫萨玛瑞莎。是的,我并不厌恶她,我一向都喜欢外星人。它们知道这一点。而且利用了它。”

洛汗的胃翻江倒海,脑袋昏昏沉沉。他摇摇晃晃地穿过前厅,来到大街上。洋溢着大海气息的空气令他脑袋清醒了过来。发现大楼角落的他开始找起舞台门来。

你到底在干什么呢?心中理智的部分悲叹起来。

“我要去对她的舞蹈表示赞扬。”他大声道。

然后问问关于她的事。和她交交心。了解一下她的梦想。不假思索地干她一回。

他找到边门并走了进去。从墙间渗透出的汗味和恶心的化妆品味

在空中飘荡着。洛汗用力地干咽了一下，试着穿过灯控区找到想去的地方。他穿过一个大厅，发现自己正贴着墙，身边一群喧闹的姑娘匆匆奔向舞台。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她们与他擦身而过。即便隔着衣服，洛汗也能感觉到她们外露的肌肤的热度，他的下身再次硬了起来。他来到另外一条走廊，不过这次有个大腹便便的高个子男人守在那里。洛汗试图蒙混过关时，被拦了下来。保镖露出他的二头肌以及军人的文身，还有他那精悍的肌肉。头顶上的灯照亮了他剃光的脑袋。

“你想去哪里？”

“我想看看那个刚刚跳完舞的年轻姑娘。”

“你，还有其他每一个……”男人向下扫了一眼洛汗的裆部，“精虫上脑的家伙。”

洛汗一把抓住他。“朋友，别把我想成那种人。”

“我看你就是。如果你想见萨米，那得破费点才行。”他向前挺了挺下身。这可不像是那些舞娘做这个动作时的姿势那么好。洛汗犹豫了一下，想起那张讨人喜欢的娇小脸孔后，下身紧了紧，于是乖乖掏出钱。

“我在哪儿能找到她？”洛汗问道。

“跟着你的老二。它似乎是个不错的箭头探测仪。”

保镖让开了道，洛汗走下大厅，挨个检查起自己看到的每个房间。伴随着他开门关门，传出笑声和粗俗的邀请声。当他打开第五间化妆间时，她正穿着深色的长袍坐在化妆桌前，赤裸的双足搁在被拉开的下层抽屉上。长袍落在一边，露出匀称的玉腿，直至臀部。她手中慵懒握着的香烟正在冒着烟，烟圈像圆环一样在她耳尖旋转着。她那双迷人的绿色猫眼长长地斜望着他。

“你付了多少钱？”

“对不起，你说什么？”

“给戴尔的。你付了多少给他才能进来的。”

“三百。”

“你被坑了。只需付一半他就会放你进来。”

“下次我会记住的。”萨玛瑞莎又点了一根烟，并递给洛汗。他不舒服地换了换脚。

她低头扫了眼他的胯部。“你给了我一个适当的尺寸提示。”他的下身软下来，“噢，我坏了它的兴致。”她懒洋洋道。

“哦，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想你不见得容纳得了。”洛汗道。

他们的饮料来了。她举起自己那杯，透过杯缘冲他微笑。“作为一个贵族，你也不是那么蠢！”

“谢谢。作为一个脱衣舞娘，你也很脱俗。”

他们碰了碰杯。萨米轻啜了一口。突然紧张起来的他仰头一口把酒给饮尽了。“哇，护花使者，你喝慢点。否则我得把你扶出去了。”

“我的司机会处理的。”洛汗道。

“是呀，可挑逗我这种事，他处理不来吧。”萨米反讥后，拿起了菜单，“我们能点菜吗？我饿坏了。”



她做爱的水平和跳脱衣舞的水平一样棒。

洛汗喘了口气，伴着一声呻吟退了出来，身体仍然颤抖不止。萨米坐起身来，跨坐在他身上，将她鬃毛似的头发掠到脑后。她伸出食指沿着他的鼻子一路滑至嘴唇，抚摸着他的脖子，然后揉了揉他的肚子。洛汗徒劳地想收起自己的肚子。她自喉咙深处发出轻笑来，洛汗感觉自己的下身试着给出反应，不过还是失败了。

他们来到了福鲁特人聚集的斯提克镇，萨米的公寓就在小镇深处。抵达公寓后，洛汗再次兴奋起来，将萨米推倒在床上。

他伸手轻碰了一下她那张娇小的脸孔。“真抱歉。对你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好。”



“我想你是有机会对我做出补偿的。”她边温柔说着边探身向前吻了吻他的唇。她的唇带着香草的味道，舌下龙舌兰的气息似有若无。

他双手揉着她的腹股沟，当手指探到深处时停了下来，在她丝绸般的皮毛下有着扭曲的疤痕。先前怎么没有发现它们？或许他当时太全神贯注于席卷自己全身的愉悦感。她怔了怔，低头凝视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他开口问道。

“我在因山待过。”他猛然收回自己的手，就好像他是那个用刀割掉她卵巢的人一样。“当然，我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被割总比死了要好。”她平铺直叙地讲着事实。

他竭力寻找托词，搬出了党派里那一套。“一个过于热心的海军上将采取了这次行动。政府从来没有……我们一收到消息立刻就阻止了。”

“可 3762 个孩子已经被杀害了。你知道现在还剩多少吗？”

他瞪着她闪烁的双眼，摇了摇头。

“238 个。”

“你知道确切的数字？”他说了句废话，但此时他想不出自己还能说什么。

“是的。”

“你怎么会……？”

“你们有个士兵救了我。还有其他一些孩子。他保护了托儿所，射杀了其他那些……精神没那么失常的空间通信部队士兵。”

“你认为他会这么做的唯一理由是精神失常？”洛汗问道，“可能他知道那是野蛮而不道德的。你能不能对我们人类有点起码的信任？”

“这是你们人类先挑起的。”她抿紧双唇，就好像不让自己再说更多一样，“但可能你是对的。”她顿了顿，因为陷入回忆而显得茫然。“我一直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你们政府的军事法庭有没有因为他拒绝执行命令而处决他？”